

开在江南的似水流年

谢蔷薇

很小的时候,我就念过《雨巷》,当时不懂什么深刻的感情与内涵,只记住了一个个“事物”,后来才知道,文学上应叫它们“意象”。于是,印象中的江南,轻而易举地就被定格为:小巷、清雨、油纸伞、青石板路,甚至哀怨、惆怅都成了江南的代名词,当然,绝不能少的还有那丁香般温柔凄婉的江南女子。

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抑或是冥冥中的注定,曾无数次梦中我走过江南。梦里的江南水乡,也总是小桥、流水、人家、美丽温婉的姑娘,以及那落着细细的雨……

微醺的四月,春光乍

泄。如此明媚的季节,很多人都争相去了江南。我想,我也应该打点行囊,去走近这一片梦中圣地吧!与其让梦静止,让自己疑惑,倒不如将心打开,踏上追梦的旅途。于是临河而建、傍桥而市的乌镇就成了我的第一站。

清晨,在一位面善的人力车夫的“忽悠”下,伴随着车轮一圈一圈的滚动,缓缓的我进入了南栅——与已开发的东栅不同,眼前的南栅看起来就是一条古街。三轮车轧过,窄窄的青石板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就连行人的脚步也能时而缓慢时而轻快地奏出一串悠闲的音符。不比东西栅,这里没有摩肩接踵,没有喧嚣吵闹。岁月洗净了南栅曾经光鲜的外表,只剩下尘埃落定的静默。

转过街角,到了一个“朱家大宅”。其实,保留下来并开放的并不能称为大宅,因为只有小部分。精致的雕花窗户,可能经过翻修,色泽依旧明亮,泛着淡淡的光泽;石砌的墙面,早已脱落成斑驳的模样;凌乱的瓦片安静的躺着,岁月的

痕迹一览无余。走进老屋,客厅的桌子铺着蓝色的印染花布,各种器具有序地摆放着;角落里的楼梯落满灰尘,褪色的木板也已老旧;屋后小小的花园里,小玫瑰静静的开着,在初春阳光的照耀下却是另一幅动人的景象——春意在这座古老的房子中肆意蔓延。

走出宅子,凭着淡淡酒香的勾引,“轻易”就踏进了一个小酒坊。酒坊内摆满了各类的酒器,有的印满青花,有的瓷白如雪,有的便直接用竹筒做了天然道具。后来才知原来这酒是乌镇一大特产——三白酒。“香气浓郁、酒味醇厚、入口绵甜、回味爽净、余香不绝而名声远扬。”店主一气呵成而又自豪的描述,让被酒香迷乱的我总感觉他说的不是酒,而是乌镇。是啊,浓郁醇厚、余香不绝,这不正是开在每个人心中的温柔之乡吗?

走上小桥,时间就在细碎的流水间悄悄流逝。乌镇无声,游人无声。从指尖悄悄滑过的轻轻地、如水般温存的年华,亦无声。

老师的往事

钱来江

1981年春节刚过,我转学来到撮镇中学。第一节就是数学,教课的正孙学昌老师,但同学们开始的却是第二章的学习,第一章立体几何已经上完,我头脑一下子像是被木棒打懵了。下课后我向孙老师说明了情况,他鼓励我说别急先自学,遇到问题可以随时问他。

当天晚自习,我把教科书翻一遍,实在不知道从何下手,就径直走到孙老师家,那时他的孩子刚出生不久,还没跨进门就听到孩子的哭声。孙老师见我来了,立即放下孩子,直接将我引进一个小房间,说起立体几何的学习方法来。听孙老师讲数学就是一种享受,他总是那么风趣、幽默,将复杂内容简单化,枯燥内容也讲得有声有色。

当时,距离撮镇中学200米处就是一省直单位,设有子弟学校,但只有初中部。该校有不少学生升学无望,又找不到就业岗位,于是乎三五成群

在学校附近游荡,寻衅滋事,搞得我们这些毕业班学生上晚自习“鸡犬不宁”。

记得是深秋的一个夜晚,我下晚自习独自一人从教室回到宿舍途中,遭到几个小流氓的突然袭击,被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后经医院检查需要休学三个月,这就意味着我不能参加1982年高考,这件事对我的身心打击非常大。当家父来到学校时,孙老师除表达对肇事者的愤慨外,坚持叫我不休学,理由是我的数学、地理成绩好,但英语是弱项,1982年高考英语是打折计入总分的(100分折算为50分(中专)-70分(大专以上)),1983年高考外语就要算全分100分了,因此需要“避弱就强”。

孙老师说服了我父亲,我一边吃药一边上课,孙老师不时对我进行心理辅导,使我很快走出阴影,恢复到正常的学习中,并顺利在大学毕业后落户合肥。

松潘行

梅河子

5月12日,随省政协郑牧民副主席率领的安徽省政协港澳委员考察团到四川松潘,出席由安徽援建的牟尼沟隧道竣工通车仪式,亲眼看到了松潘灾后重建的巨大成就,切身感受到松潘同胞对安徽人民的真情厚意,心潮难平,激动不已,于是诗情迸发并记录于兹,敬献给参与安徽援助松潘灾后重建的八百壮士们。

安徽好男儿,
援建赴松潘。
伟业成丰碑,
奉献血与汗。
不惧万般苦,
艰辛无怨言。
拼搏三余载,
谱就和谐篇。
无私加给力,
全省作后盾。
见证雪宝鼎(注1),
灾区换新颜。

同胞享幸福,
跨越三十年。
荫泽回藏羌(注2),
松皖结亲缘。
融汇民族爱,
万里红线牵。
英名留莽原,
国旗揣胸间。
我辈江淮人,
倍增自豪感。
热泪湿面颊,
烈酒斟满盏。
举杯敬壮士,
功就凯旋还!

注:1)雪宝鼎是松潘县境内海拔最高的一座雪山,巍峨壮美。相信它也见证和铭记了安徽人民援助松潘灾后重建的丰功伟绩。

2)松潘是个藏回羌汉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2012年5月20日急就于合肥至深圳航班上)



带祥儿鞋

邵俊强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有一双带祥儿鞋。黑色灯芯绒做鞋面,上面缀一条一指宽的鞋祥儿,从脚面上祥过去,在脚踝外面用一只铝白色的金属扣儿扣住,显得非常漂亮。鞋底子是塑料的,白白的,软软的,这和平时母亲亲手纳制的布鞋相比,显得又薄又结实。带祥儿鞋穿在母亲脚上,十分好看。

但是,带祥儿鞋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恶梦:我最怕母亲突然把带祥儿鞋从脚上脱下来,高高地扬起来,然后对着我的屁股就是一下子。软软的塑料底扇在肉嘟嘟的屁股上,那种滋味你想去吧!每当我犯了错被母亲知道后,母亲都会大喊一声:小健,过来!我总是吓得失了魂魄,丢了七魄,战战兢兢地走过去。母亲已经把右脚上的那只带祥儿鞋脱下来,拿在了手里高高扬起。等我到跟前时,唰地就是一下,把鞋底跟我的屁股作一次“零距离接触”,然后冷冷地问道:可知错吗?我痛苦地说:知道了。下次可敢了?不敢了。去吧!于是,我箭一般地逃开,远离那只可怕的带祥儿鞋。

更多的时候,母亲仅仅是把鞋底扬起来,吓唬一下

我,但是,带祥儿鞋给我的印象,实在不怎么好。趁母亲心情好的时候,我会跟母亲提意见,说:妈,您用啥打我不好,为啥非得用带祥儿鞋打我呢?母亲听了就笑:带祥儿鞋用着顺手啊,也伤皮不伤骨,打不坏你。再说,用啥打你我不心疼啊?我趁机向母亲撒娇说:既然心疼,那你还打我干啥啊?母亲听了脸色一寒,说:你以为我想打你啊?既然不想让我打还犯啥错干啥?我没了话,只好讷讷地一笑,而后赶紧走开。我怕再惹母亲生气,那漂亮的带祥儿鞋又找我屁股的麻烦。

那双带祥儿鞋,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就像现在某大国的核武器一样,总是高高地悬在我的头顶。因为带祥儿鞋的威慑,我时时警醒,尽量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不知不觉间,我长大成人。

不止我一个惧怕母亲的带祥儿鞋,姐姐和妹妹们都曾经对母亲的带祥儿鞋畏之如虎。长大后,我把带祥儿鞋的故事讲给母亲听。母亲听了很是不悦,说:我就那么可怕吗?咋不记得我的好呢?我说谁让您当时那么凶呢,最容易忘记的是快乐,最容易记住的是痛苦啊!母亲听了我的

辩解笑了,指着院外的一棵洋槐树说:你看那外面的大树,要不是你爸每年用锯子把偏枝锯掉,能长成那么直、那么高的大树吗?人要是打着蓬儿,由着性儿生长,长大后能成材吗?

娶妻生子后,我对母亲的带祥儿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有一次,刚上幼儿园的儿子悄悄拿了人家的一样东西,却又不说实话。我十分生气,捡起一条塑料绳对着儿子稚嫩的屁股就是几下,并把他关到了漆园的门外。儿子吓得脸色发紫,连声求饶说自己错了,再也不敢了。把儿子放进门来之后,我的心却疼了半夜。虽然只打过儿子那一次,但是,儿子永远地记住了,我也永远地记住了。直到现在儿子已经上了高中,我都解不开心中的疙瘩,心想当时怎么能下那么重的手去打儿子。所幸儿子现在非常听话,非常优秀。

现在,我依然会莫名其妙地犯上一些错误。我想,如果母亲还在就好了,有母亲的带祥儿鞋威慑着我,我就不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了。然而,慈祥的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十二个年头了,任我把家乡的老屋折腾个底朝天,哪里还能找到她当年穿过的带祥儿鞋呢?